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空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空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
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
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卷三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其求鉞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山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爲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或改調一絃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爲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彼而未能相出

也未始吾非言各自是惠子便欲以此爲
至莊子遂舉齊人躄子於異國使門者守
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
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而反以愛鍾器爲
是東縛恐其破傷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
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
而躄闔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
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鬪齊楚二
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

豈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爲
已發故以爲可言中則爲羿不必前期是
則爲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爲實以
勝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
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
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
無以異施以爲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
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
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予之道天
性也而齊人躄子於宋其命閻也不以完

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鉞
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
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
之于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為可惜也楚
人寄而躡閹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
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
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空三

三

疑獨註以偶中為善射則天下皆羿以私
是為公則天下皆堯也子以為不可而惠
子以為可莊子謂果如所言則儒墨楊秉

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孰是耶魯遽之弟子
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擁木須臾出火可以
爨鼎夏日瓦甃貯水湯中煮沸置井內而
成冰以此爲得遽之道遽謂是直以類相
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爲之調瑟堂室各一
而宮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絃而室內五
音皆無當絃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
其以聲召聲未始有異而音之君唯聲聲
者能之魯遽以此自夸然亦以同應同未
爲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是無異遽之夸

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謂今四子方且與我以辯，未始吾非便，欲以此爲是。莊子遂引齊人棄蹠其子於宋，命門者守之，出入有制，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亦自以爲是，求鈇鍾以束縛，求矢子不出境，言愛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爲非。惠子自是亦猶是也。昔楚人有客寄於蹠，閻者蹠闔，謂有罪而守門，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舟人鬪，旣忘其恩，便造此怨，所爲如是，亦不知非與。惠子之徒無異也。

碧虛註射之謬中者非善人之自是者非
公五子以相勝爲道殊魯遽以優劣稱術
異而不知有大同者存堂室之瑟調則律
同矣宮角之絃變則音異焉是故寂寞爲
五音之主靜默爲衆辯之宗而惠子乃以
雄辯爲極故莊子引齊人竈子以喻遺殘
嗣續寶貴外貨叛道求勝莫悟已非寄而
躋闈則寓迹不高夜闕者所爭無明未離
岑則滯有崖造怨者難免其非也

空二

庸齋口義前期指的也若舍的而射則中

者皆爲弄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
說則人皆爲堯矣五子學既不同孰爲真
是冬日不以火而爨鼎夏日能以水而爲
冰實若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召
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雖違時
而有可召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
請各置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
相應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若只調一絃而
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得鼓徵亦得
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絃皆動

比之宮應宮角應角爲又難矣以理推之
五音皆以音爲君舉不離於絃上之聲故
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陰陽召陽何
異遽乃自以爲勝亦各是其是非真是也
拂猶抗鎮屈服也躅音擲住足也不能行

空二

五

之子用以守閹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
其子自以爲是而求小鍾乃加護之愛物
而不愛子亦自以爲是猶亡子於外而求
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爲閹者此
別是一句與上躅字不相關有遺類略相

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略相似亦猶前言
若是也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
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
以惠子好辯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可遽
曉者以困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皆羿皆堯之論莊子力鍼惠子之病以
救其自是之失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
優劣陽召陽陰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
及改調一絃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
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

是爲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從未爲特異
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
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
悟以己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
之所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
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爲是至於楚人
寄闔而鬪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
有以見莊子於惠子愛友之篤詳後章
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

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空二

六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

妙斲亦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
深惜其不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
子既歿莊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
喻郢人以白土汙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斲

之匠石雖工斲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
能成其妙宋君乃欲爲之匠石謂臣則嘗
能斲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
不可爲也莊子自謂吾失惠子猶匠石之
失郢人故歎曰吾無以爲質無與言之矣

即伯牙絕絃之意

碧上座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
鮮執柯逞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
知目擊之遇忘言之對世豈常有哉

膚齋口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聖而鼻

卷三

七

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為尤難質者用巧
之地言有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
子既死無可與言者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
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

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說以豁暢胸中之
竒載道鳴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歿過墓
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
匠石之斲天下敏手也然非郢人能立
則亦無所施其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
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易
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爲質
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
久矣又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
施斲今惠子旣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

猶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
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
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
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
清談雅論免隋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
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
意焉聽而斲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陳
碧虛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
經文後人誤引爲郭註緣此四字不類
註文故也

